



在人脸识别的圈子，边界至今仍是一个探不到底的“规则黑洞”。**随着手机解锁的普遍应用，人脸识别终将面临被泄露和被滥用的风险。**



会不会太偏见了。”一所公立师范学校的申姓老师也表示，通过监控，老师确实更了解学生，工作效率也提高了，但教师的行为暴露在天眼之下，导致一些课件伪装、业绩作假的行为出现，同样会阻碍真实教学的发生。

而一些校园启动的“智慧德育”系统，更易引发伦理争议。设想一个场景，以往老师看到做好事或调皮捣蛋的孩子，如果不是本班学生，根本不知道是谁。现在好了，只要掏出手机，对准学生一咔嚓，屏幕立即跳出他的信息，父母职位、孩子年龄、家庭情况摸得门清儿，结合不同学生家庭信息，老师是否会使用不同处理方式，不好说，但可以肯定，传统的有教无类，学生平等，在类似情形下被“刷脸神器”撬动了。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，在人工智能的包办下，教育链条或只剩下智能，“人工”慢慢在减少，但技术对于教学只能是锦上添花，并不能替代教与学的位置。“水至清则无鱼，这个简单的道理谁懂，如果人脸识别没用对地方，很可能得到一个‘留得住学生的人，留不住学生的心’的结果。”

什么时候该刷脸，刷脸的伦理界限在哪里，关于边界的社会矛盾对冲也越发凸显。一位刷脸系统代理商刘闯告诉记者，曾经有一家健身房找上他们，说为了防止实体钥匙丢失，希望在更衣室储物柜上加入“刷脸”系统，他的第一反应是“拒绝”。“你在更衣室的柜子上使用摄像头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这种涉及公众隐私的场所，应该坚决不允许人脸识别。”

那么，换言之，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就变得合理正当了吗？未必。法国巴黎的一家书店，通过分析监控视频，仔细观察购物者的动作，店员会上前做出“心领神会”的服务，但在机器面前，每一个强忍住的哈欠，每一丝恼怒的表情都会被察觉，人际关系可能变得更加理性，也似乎会更加机械而冷漠，试问，这样的上帝视角真的好吗？

此前，公众就对谷歌曾研发的一款装在智能手机上的街景软件，表达过强烈不满，原因是当这个软件扫描街景时，也会对路过的行人进行面部信息采集，最终谷歌妥协并对人脸信息

打马赛克。只不过“上帝视角”的按钮一旦触发，谁又会保证不会有“第二个谷歌”出现，偷偷在你走路时，坐在地铁时，不知不觉将你的人脸信息搜集走，而你却毫无察觉。

在人脸识别的圈子，边界至今仍是一个探不到底的“规则黑洞”。

人脸被卖的风险 很可怕

那么，问题来了，是不是本人只要不做违法违规的坏事，信息被采集也无所谓。正如苹果公司CEO库克曾说过的话，“技术本身没有好与坏，一切由我们人来决定”。

在人脸识别快速发展的四年，安全隐患与伦理后果，并不是危言耸听。今年9月，有媒体报道，网上有商家公开兜售17万条“人脸数据”，涵盖2000人的肖像，每个人约有50到100张照片，而被兜售者并不知情。

据兜售的商家称，自己平时从事人工智能相关工作，收集人脸数据发售，不过就是“挣个饭钱”而已，在其售卖的人脸样本中，一部分是从搜索引擎上抓取的，另一部分来自境外一家软件公司的数据库等。早在2017年，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斯诺登就曾预言，随着手机解锁的普遍应用，人脸识别终将面临被泄露和被滥用的风险。

以昙花一现的换脸游戏“ZAO”为例，披着“隐形条款”公然搜集用户人脸信息，它降低了AI换脸的使用门槛，但同样可能被爱炫富的微商们用于“和明星总统握手”的虚假宣传，如果马云“亲自代言”的视频很奏效，“马云语录”的鸡血开场白取代也是分分钟的事。

早在2017年底，国外一位ID为“deepfakes”的网友，就利用换脸技术将色情作品中的主角换成明星脸，并上传到著名的色情影片分享网站Pornhub上，试想一下，如果有人把我们换脸成犯罪事件主角、被绑架的人质……或者伪装成我们进行